



吕四娘别传

上

韩汝诚



吕四娘别传

(上)

韩汝诚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清代雍正帝，为镇压汉族知识分子的反清活动，在全国大兴文字狱，进行残酷杀戮。其中著名学者吕留良和查嗣庭两家均遭杀害。为报国恨家仇，吕留良的孙女吕四娘学得一身武艺，只身潜入清宫，砍下雍正之头。此后，四娘来到登州梁庄，隐姓埋名，带领侄女吻妹、查嗣庭之孙仇英和另一个孤儿王显，苦练武功。一天，仇英发现杀害他母亲和嫂嫂的仇人马龙来到梁庄，四娘师徒决心除掉这个恶霸。在大战马龙过程中，他们遭到暗算，仇英入狱，王显窃知了吕、查两家的秘密，欲图吻妹。无奈，四娘姑侄远走辽南。出狱后仇英在与王显周旋中射伤王显一目，然后到辽南寻找马龙报仇，结果又遭马龙暗算。仇英和四娘姑侄，杀败官兵，射伤马龙，又远走他乡，在关东大地上继续进行反清斗争。

全书分上、下两部，各自独立成篇。作家以历史上的真人真事为依据，以大兴文字狱为背景，熔中国传统小说和当代小说写法为一炉，生动形象地塑造了巾帼女杰吕四娘的形象。

吕 四 娘 别 传

上

韩 汝 诚

*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7.5印张 156,000字

1986年6月第1版 1986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92,000册

统一书号：10377·37 定价：1.05元

目 录

开篇章	深宫里的无头案	3
一	篡诏.....	3
二	杀机.....	6
三	夜兴.....	11
四	艳遇.....	16
五	丢头.....	20
第一章	狭路相逢	25
六	仇人见面.....	25
七	锋芒初露.....	29
八	紧追不舍.....	35
第二章	血海深仇	41
九	马龙发迹.....	41
一〇	巧言诌美.....	47
一一	淫猴逞威.....	53
第三章	神秘的丁寡妇一家	58
一二	再慑恶徒.....	58
一三	易姓铭仇.....	62
一四	严师训徒.....	68
第四章	盂兰盆节斗鬼	75
一五	初战马龙.....	75
一六	追贼中计.....	83

一七	恶人纵火.....	89
第五章	惊动了登州府.....	97
一八	登州大堂.....	97
一九	也算情话.....	104
二〇	投刀寄柬.....	112
第六章	逐渐泄露的隐情.....	120
二一	隔墙有耳.....	120
二二	秀才谋反.....	127
二三	吐露真情.....	138
第七章	祸起萧墙之内.....	148
二四	小人逼婚.....	148
二五	探监授艺.....	154
二六	取保扬威.....	161
第八章	兄弟——情敌——冤家.....	168
二七	酒后真言.....	168
二八	反目成仇.....	176
二九	苦战脱身.....	182
第九章	侠胆·情丝·遗恨.....	189
三〇	独臂老尼.....	189
三一	一见钟情.....	199
三二	佳话不佳.....	206
第十章	英雄重返辽东.....	217
三三	酒楼闻讯.....	217
三四	怒取宝刀.....	223
三五	血溅辽河.....	230





开篇章 深宫里的无头案

一 篡 诏

喜怒哀乐忧，乃人之本能，只因世间事，常福祸相替，故人的感情便如那海之水，时或波平浪静，时或潮涌涛惊。就连皇帝陛下也不例外，虽被尊做真龙天子，其实也是父母所生，也是肉体凡胎，也有生老病死、七情六欲，也跟普通百姓一样是要吃要喝、会哭会笑的人。

只是这皇帝老子的感情，往往比你我小民要更丰富些。你看他动不动就下令犒赏，不是说明他很爱高兴吗？动不动又降旨杀人，不又说明他很容易动肝火吗？掩卷暇思，也难免设身处地地替当皇上的想过，总觉得登极坐殿、居万人之上，神气固然无比，但久而久之、习以为常，也就未必总觉得快活了；相反，倒是忧愁事更多些。

比如，你我哥们若手头宽裕，不妨进“东来顺”、登“便宜坊”，啖烤鸭、涮羊肉，又是何等的惬意？试问，当皇帝的，又哪里有随便下小馆的自由？况且，御膳房天天给他往肚子里塞猴头、燕窝、山珍海味，即便有幸去尝烤鸭涮羊肉，也绝不会有你我这种由窝头咸菜锻炼出来的好胃口！

又如，云贵苗蛮造反，西北回疆叛乱，与身居中原的小民何干？虽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然迢迢万里之外的狼烟烽火，总不致于惊扰得京畿百姓也夜不能寐吧。皇帝老子却不同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不管是滇黔还是回疆，天涯与咫尺都属他帝王的家事，神州大地上的风吹草动无不关系他祖宗的基业，当皇上的种种烦恼自比普通百姓多得多了。

大清国爱新觉罗·胤禛陛下就正是这样一位皇帝。

说这话时，是距今两个半世纪以前，公元一七三五年，亦即雍正十三年夏尽秋来季节。时近仲秋，金风送爽，长城内外，江汉平原，以至广大的华夏腹地，经过自顺治以来近百年的休养生息，正是一片物腴粮丰的和平景象。虽说边陲兵燹未息，战乱频仍，但直隶近畿一带，尤其是燕山脚下的帝都北京，由于远离疆场，不闻金戈，更是一个国泰民安、歌舞升平的繁华世界。

这一切，对于位极人臣的雍正皇帝来说，是了如指掌的。

胤禛爷与其列祖列宗乃至历代帝王都不相同，他虽出身帝王之家，身居九五之尊，却不是那种蛰居大内、不食人间烟火的帝王。早在他还被称做四阿哥的青年时代，跟嫡出或庶出的诸多弟兄相比，在接受古老的汉文化方面，就远远走在前面。别的亲王、贝勒^①只在四书五经、诗词歌赋等方面

注①：亲王，封爵名。其名始于南朝陈，隋代以皇帝的伯叔兄弟和皇子为亲王，唐代以皇帝的兄弟和皇子为亲王。宋、明各代因袭不改。清代宗室封爵第一等称为和硕亲王，主要封皇子。贝勒，封爵名。满语王或诸侯的意思。早期满族社会中，贝勒为“天生”贵族之称，努尔哈赤曾用以称其子侄。清代颁定宗室爵号，有多罗贝勒，简称贝勒，位仅次于亲王、郡王。

下功夫，眼睛独盯在孔孟之道上；四贝勒则除了习文，更爱学武，他爱满洲传统的骑射，尤爱中华独有的武功，还经常背着康熙皇帝，扮做庶人潜入民间，结识绿林好汉，广交江湖人士，与那些被称做豪侠剑客的武林高手往来莫逆，少不得也讨教切磋，得到若干指点，故而对南拳北腿，十八般兵器，虽不敢说样样精通，武当少林，诸家功夫却也无不习得一二。当年，曾有人半阿谀半玩笑地奉送这位贝勒爷一个绰号：“天下第一侠”。他不仅欣然受之，还常常沾沾自喜地在人前这样自报家门。

相传康熙五十八年，有一次他在著名武师童林童海川陪伴（实则是保护）下，微服潜往前门外珠宝市一家茶馆喝茶，恰逢当地一伙地痞无赖来找店家寻衅闹事。依照童海川的意思，就想少惹是非，及早躲开，可这位胤禛贝勒爷心里生气，手头发痒，决心要挥拳上阵，抱打不平，拿眼前几个混混试试自己的功夫。因此突然拍案而起，大喝一声：

“呔！猴崽子们，尔等也太放肆了，有你天下第一侠爱新觉罗·胤禛爷在此，竟敢大天白日滋扰市井、做歹为非？休走，看拳！”

众无赖一听爱新觉罗这个姓氏，本已吓得一怔，还未等醒过来，早被这位未来的皇爷一阵查拳打得鼻青脸肿、屁滚尿流。腿脚快的早已鞋底抹油抱头鼠窜，来不及溜的只好伏地叩头，连连求饶。亏得一旁的童林怕麻烦惹大，悄悄一拉贝勒爷的衣袖，两人转身跃出茶楼，隐入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不见了。

这一下惊动了京都闹市，人们纷纷传说皇室里出了个大

侠客，常常微服私访，抱打不平。四贝勒虽是一时意气用事，出出风头，不料却给帝王家带来了某种神秘的声威。说来这并非坏事，可消息不胫而走，传到那些妒嫉成性的诸王贝勒耳里，不免添油加醋地禀奏（也就是今日所谓的打小报告）到圣驾面前。康熙皇帝玄烨闻知，觉得四阿哥的行为太失检点，有损皇家尊严，立即招来胤禛，怒加训斥一顿。尽管四贝勒矢口否认，龙心依然不悦。老皇上从此越发觉得这个四皇儿秉性诡诈，喜怒无常，行为不检，难成大器。故而在太子允礽被废后该立何人为嗣的问题上，根本没把四子胤禛考虑进去；最后秘立遗诏，旨嘱传帝位于十四皇子允禵^①。

看来大局已定，四阿哥似乎前途无望了。然而他硬是不甘罢休，经过一番努力，最后还是他这位皇王老子最不喜欢四贝勒雍亲王胤禛登上了金銮殿。其中原委，千古一谜，笔者从浩如烟海的文字缝隙中，觅到一点线索，写出来作为一解吧……

二 杀 机

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好动之人，静下来便觉难受。身登宝座之后，胤禛虽享尽了人间富贵，却依然留恋昔日当贝

注^①：允禵（1688—1755）清康熙帝第十四子。1718年任抚远大将军，镇守西陲，主持对准噶尔部的战争。相传康熙帝遗诏本以十四子为继承人，四皇子胤禛勾结隆科多，改“十”为“于”，才得帝位，是为雍正帝。雍正即位后，立召允禵进京，解除兵权。1726年被处禁锢。乾隆即位后释出，封恂郡王。本书所写，为传说中一解。

勤时那种浪迹江湖的闲逸生活，可惜身居大内，礼仪有加，太监成群，宫女如林，再不似当年未登极前那样自由自在。好在终是金口玉牙，说啥算啥，他便在借口去海子或畅春园避暑游春的托词下，瞒过文武百官和各宫后妃，只带领一二贴身侍从，乔装改扮潜出宫墙，前往京师各城游逛。那年月，照相术没发明，柯罗版未问世，邸板上印不了今上的御照，民间官场也还未养成张挂伟人像的习惯，所以万岁爷即便招摇过市，也无人识得龙颜。再加当时中国不仅没有左轮枪、自来得、连腰别子，短火铳也极罕见，万岁爷自恃武功在身，即便有人认出御容，谁又奈何得“天下第一侠”？多年来，每次冒险出驾，总是安全返宫，既未曾被人识出，更不曾遇见刺客。故而不仅大臣们被蒙在鼓里，连宫闱中也从未与闻，更不消一般的平民百姓了。

然而忽有一天，圣上传下御旨，着锦衣卫立即去地安门里捉拿一个叫石老三的药铺掌柜。人犯归案，差官却莫名其妙，不懂一个区区小民何以竟需天子亲自下诏逮捕。怪的是案子既不交京兆尹，也不送都察院，刑部不知，大理寺不晓，竟直接转交专理皇族秘务的宗人府看押。更怪的是这桩案子皇上竟命令他亲娘舅、领太子太保、吏部尚书衔的军机大臣隆科多^①亲自密审。药铺掌柜究竟律犯哪条，因何获

注①：隆科多（？—1728）清代满洲镶黄旗人，姓佟佳氏。康熙帝孝懿仁皇后之弟。康熙逝世时，任理藩院尚书兼步军统领，掌握京师警卫武力，在宫中侍疾。传位雍正的遗命，即由他宣布。雍正帝即位，立被任为总理事务四大臣之一。官至吏部尚书、加太保。旋以其熟悉雍正兄弟间争位事实，被指为结党专擅、诸事欺隐。1727年被处永远禁锢，次年死于禁所。

罪，外人一丝不知，反正石老三一家连同地安门里药铺从此就从北京城里永远消失了。

这也许是个永远的秘密了，怎奈隆科多国舅密审时在场的还有宗人府的一名录事。虽然事隔不久这位录事便稀里糊涂掉了脑袋，隆科多也因获罪被终身禁锢，但到雍正帝驾崩之后，石老三一案的内情不知是从哪条渠道终于泄露到民间来了。

据石老三供说，那一日他跟娘子口角，赌气跑到对过一家山西面馆喝闷酒。三杯暖酒下肚，一个饱嗝上来，把那憋在肚里的闷气尽也排出多半。邻座刚好坐了一仆一主，主人四十多岁样子，唇上两撇八字小胡，颌下一缕二寸短髯，米色串绸大褂，玄色团花马甲，满面红光，光头无帽，脑后拖一根油黑乌亮的大辫子，穿戴虽不华贵，但一看可知是个颇有资财的主儿。酒至半酣，石老三渐渐高兴起来，偏那邻座的酒客主动与他搭话，三言两语，话已投机，竟命小跟班将酒菜端到石老三一起，两桌并做一桌，猜拳对觥，喝得十分尽兴。彼此一报姓名，那人说他姓印名衣贞，家住保定，是个贩绸缎的商人。此次晋京，专为生意而来。

堂上隆科多听他供到这里，喝问道：“你当时都与他说了些什么？”

堂下石老三忙说：“酒后之言，小的记不起来了。”

隆科多一拍惊堂木：“不用大刑，量你这刁民也不会招供。来呀，把他给我拶将起来！”

十指连心，这一拶疼得石老三连那天的酒都醒过来了，赶紧呼道：“小的有招、小的有招……那天我好象跟他谈起固

山贝子^①的事……”

原来那天不知怎样一来，两人在酒桌上聊起了固山贝子允禵被褫夺爵位终身禁锢一事。

“圣上还算宽厚呵！”石老三咽一口菜慨叹道。

“何以见得？”印衣贞问。

石老三还算警觉，四下看看，见无外人，酒楼上只有他们主仆三位，这才压低声音说道：“印老弟，这话你可别对外人传说呀！”

印衣贞一笑，指指耳朵说：“石兄尽管说，到此为止了。”

“我若是皇帝，就得先把十四阿哥宰了，以绝后患。”

“为什么？”对方惊讶地问。

“你想，先王在世留有遗诏，说将天下传与十四子允禵。这遗诏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距地面高有数丈，不搭梯子谁也休想拿到。谁想康熙老皇上晏驾之后，取出遗诏一看，却是说将皇位传于四子胤禛。毛病就出在这‘十’和‘于’两个字上。”石老三说到这里，还拿起一根筷子蘸酒在桌上划拉起来，边写边神秘地说：“一字之差，四阿哥雍亲王就登了大宝，十四阿哥固山贝子呢，如今倒成了罪人……”

“那又是怎么回事？”印衣贞好奇地追问。

“怎回事？”石老三呷一口酒，得意而诡密地低声说：“现今的圣上有许多侠客朋友，在朝当官的首推年羹尧

注①：固山贝子，封爵名。满语王或诸侯的意思，为贝勒的复数。早期满族社会中，贝子为“天生”贵族之称。清代颁定室室爵号，有固山贝子，简称贝子，其位仅次于贝勒。

年总督^①，江湖绿林中当属童海川童侠客，这些好汉们窜房越脊、飞檐走壁如履平地，去那乾清宫匾后偷来遗诏还不如探囊取物般容易？于是乎将‘十’字上添一横、下加一提，就成了个‘于’字。再将遗诏照旧封好送还原处，四贝勒不就擎等着登极坐殿了吗？秘密就在这里。”

“珍闻，珍闻！”印衣贞抱拳拱手，连连称谢，“老兄一言，顿开茅塞。看来久居京师，毕竟是消息灵通呵！”

石老三却摇头道：“非也。这宫闱中的秘闻，也并非是人人都能知道的。”

“那石兄又怎的得知？”

“不瞒你说，我有个熟人跟震古侠董乾董化一是朋友，董老侠客从前曾跟他说过此事，只是一再叮嘱，万勿泄漏，否则将有杀身之祸。我今天也算酒后失言，不过看兄弟你堂堂君子，言行必慎，故而才……”说到这里，石老三不免觉得后怕，只好哈哈一笑，拍拍印衣贞的肩膀说：“老弟，你不会是锦衣卫的人吧？你若告了我的密，我身首异处，你脑袋怕也保不住的。哈哈……”

话题至此，也就打住，又扯了通别的，看看天色已晚，二人拱手做别。石老三还指指楼下对过的房子说：“小店保仁堂就在对面，望仁弟有空过来喝茶。”印衣贞唤过堂倌，慷慨地付了两份儿酒帐，抱拳说：“有暇一定到府上拜访。”领着小

注①：年羹尧（？—1725）清代大将。字亮工。汉军镶黄旗人。康熙进士。康熙末任四川巡抚，授总督，办理松潘军务，配合入藏各军，平定叛乱。雍正帝即位，代贝子允禔为抚远大将军，率岳钟琪平定青海罗卜藏丹津的叛乱，一时功勋无二，成为雍正帝的心腹，并熟知雍正与兄弟间争位的内情。1725年下狱，雍正帝责令自杀。

厮下楼先自走了。石老三酒足饭饱，心里沾沾甚喜，自觉今几个走字儿，半文没花闹了个白吃白喝……

却不知他这一供，倒把个隆科多吓了一跳。他比药铺掌柜的要聪明得多，暗想怪不得圣上在紫禁城里指名道姓要抓石老三，这印衣贞不正是御讳胤禛二字的拆写吗？难道是圣上微服出访了？石老三呀石老三，谁叫你爱嘴上乱说，漏子捅到万岁爷鼻子上去了，这就难怪你要死无葬身之地了！

可怜石老三，临死也没明白自己究竟闯下了什么祸事。倘若生时有人给予指点，他也许会觉得死得不屈，因为总算能跟皇帝老子同桌共饮一场，这种幸运毕竟不是人人都能碰到的，何况又是万岁爷花钱请客呢？只可惜当时除国舅隆科多与宗人府的录事外，谁也不曾与闻此案内幕。这件公案直到乾隆年间，也就是说雍正皇帝死后多年才辗转传至民间，连史官都未及（应该说未敢）将其载入典籍。

不过，眼下说这段故事时，雍正皇帝还活着，尽管他老人家的阳寿已经为期不长了……

三 夜 兴

彼时彼刻，距离发明电灯还差一百五十年，连煤油灯尚未传入我中华古国。北京的紫禁城，这座世间最大最豪华的皇家宫苑，平常时日，不年不节，每到日薄西山以后，也是阴影重重，一片幽暗世界。

夜空如洗，玉兔东升，这八月上旬的月亮确实比其他时节不同，虽还缺着一块，却是又白又亮，恰象那嫦娥俊俏的脸，

悄没声息地俯瞰着人间。她这一瞧不要紧，把个北京城照亮了，把那楼台重叠、殿阁交连的皇宫内院也照亮了。

但那黄瓦起伏的紫禁城里还是静悄悄的，嫔妃们、宫女们、太监们大都已经睡下，各自去寻各自的好梦、甜梦、噩梦、苦梦去了。唯独皇城西宫的养心殿里却还宫灯高挑，红烛辉照，那灯下不是别人，正是大清国四万万子民的大皇帝胤禛陛下。

龙书案上，几份奏折，都是关于边疆叛事的。西北边陲从打大清立国就未曾消停过，一个准噶尔部蒙古，叛而复叛，叛而复叛，打打停停，停停打打，足足闹腾了几十年，先王康熙耗了多少心血，至今犹未平复。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准部首领刚刚乞和，而南九苗又生事端，如今虽已调发了滇黔蜀桂川湖六省兵会剿，怎奈将帅不和，各不相顾，致使苗民东冲西突，至今难以弭定。为这些事，刚才在乾清宫，自未至申，他已和几位军机大臣议论了两个时辰，主抚主剿，其说不一，始终未取得一致主张。最后，只得象往年一样，要由他圣心裁定了。

麻烦的是，由于朝中诸王大臣纷纷攻讦鄂尔泰伯爵^①，说他和他的“改土归流”^②之策是西南祸事之本，闹得鄂尔

注①：鄂尔泰伯爵（1677—1745）清代满洲镶蓝旗人。姓西林觉罗氏，字毅庵。举人出身，雍正时任云贵总督，兼辖广西，在滇兴修水利，并于1726—1731年间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大大加强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1732年任军机大臣。雍正末受命拥乾隆帝嗣位，与张廷玉等总理事务。

注②：“改土归流”，为鄂尔泰在西南推行的政策，得到雍正帝的支持。即在西南各族地区设置州县，改土司为流官，密切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有利于各民族间友好往来，也加强了清政府对少数民族人民的统治。